



上图：2020年12月19日，在2020赛季中国足协杯决赛中，山东鲁能泰山队以2比0战胜江苏苏宁易购队，夺得冠军。

崎市迁移到东京都，球队把称谓改为东京绿茵1969，直至2009年再次更名为东京绿茵。

仔细梳理东京绿茵的变迁过程，就可以看出，中国足球职业化后遇到的投资人变更、俱乐部迁址的问题，日本也遇到过。只不过，日本早已实现由联赛理事会来解决问题，而对中国中超来说，无论2004年成立的联赛委员会，还是2006年成立的中超公司，都没能起到英超职业联盟或者J联赛理事会的作用。

距离完全职业化还有多远

从甲A到中超，从大连实德到许家印的广州恒大，可以说，中国并不缺在亚洲有竞争力的俱乐部队。甚至在传统专业足球时代，辽足都拿过亚冠前身亚俱杯的冠军。比之前辈来，自恒大入局后，金元时代的中超变得更为有钱了，“地产足球”某种程度上令中国足球的“资金池”

满溢，无论是引进大牌球星以增加中超品牌含金量，还是俱乐部建设、青训投入等方面的提高，开发商们确实做出了较大的贡献。也显示了相当大的魅力，吸引到5年80亿元的疯狂版权费。由此，甚至有人称之为“世界第六联赛”。这种说法当然有令人忍俊不禁之处——就“人傻、钱多、速来”而论，说某些年度的中超是“世界前三联赛”也是可以的吧？然而，一个个貌似财大气粗的开发商入局中超，收购球队，目的并不相同，所谓的职业联赛，实质上还是个“伪职业联赛”。其自身造血能力尽管比1994年职业联赛之初要强，甚至随着中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，球迷的购买力比2004年要强许多，可足球从业者能否拿出符合市场需求的联赛产品呢？从大格局上看，在中国城市化率提升后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提高，全面小康到来之际，再次重启职业化改革，中国足球真正的希望来了。

2015年，国务院出台的《中国

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》中，白纸黑字写明要成立职业联盟，将之定位足球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。

现任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2020年多次明确要建立职业联盟。2020年11月13日，中超联赛结束后，陈戌源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明确说：“职业联赛理事会目前是万事俱备，只缺（主席）人选。当然不能因为人选问题就耽误推进，我们最近还在积极推动。”陈戌源还称，2021年的中超联赛，“一定会交给职业联赛理事会来干”。此后，前广州富力俱乐部董事长黄盛华、原江苏舜天俱乐部总经理刘军进入职业联赛理事会。在理事会主席尚未确定的时候，作为常务副主席，黄盛华开始挑起理事会的日常工作。2021年1月初，黄盛华明确表示：“再过五年到八年，中超俱乐部可能有机会自负盈亏。”在黄盛华看来，目前搞俱乐部名称中性化，“多少还有些操之过急”。《新民周刊》记者也从不同渠道了解到，一些足球俱乐部的地产母公司为此有逐渐离开足球圈的打算。

在有人可能撤资的情况下，这一次职业联赛重启改革，能否坚持到底，使中超、中甲成为名副其实或者说终极意义上的职业联赛，还有待观察。

有些事，并非心想就能事成的。无论是俱乐部投资人，还是球迷，甚至地方政府，是否能够配合中国足协这一全国性、非营利性、体育类社团法人的工作；或是中国足协是否能协调处理好自身与职业联盟的关系……如此种种，都左右着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前程，也实际上在左右着中国足球的前程。■